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皋兰异人传 黑孩儿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刘秀斌
复 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 军 莫晓东 张兴国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 · 皋兰异人传
黑 孩 儿
(全集第 29 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字数:362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ISBN 7-203-03707-X/G·1581 定价:21 元

目 录

皋兰异人传

第一回	骇浪行舟 轻乘羊皮艇 独身戏寇 空留人耳箱	3
第二回	恶报徒伤心 残喘苟延惊后约 重关飞大侠 良朋佳会喜同仇	49
第三回	雾漫沙鸣 神猴受辱 雄谈剧饮 老侠论交	111
第四回	奉使命 连夜渡关河 傲凶顽 飞光援侠士	151

黑孩儿

第一回	紫姹红嫣 百里香光寻异侠 虹飞电舞 满林花影斗婵娟	219
第二回	客馆晤同门 始识原是高士隐 深情援玉手 最难消受美人恩	258

第三回	月下拜高人 汲水烹茶成绝诣 天涯共此夕 云鬓缟袂起遥思	305
第四回	闯三关 空身行白刃 临大敌 劲气辟元凶	365
第五回	斗三关 神拳惊巨寇 临大敌 铁掌救娇娃	386
第六回	苦意最怜卿 爱重愁深 中宵对话 痴情谁似我 甘来苦去 二女同归	424

皋兰异人传

第一回

骇浪行舟 轻乘羊皮艇
独身戏寇 空留人耳箱

甘肃省城兰州南关外三里有一座山，名叫皋兰山，为当地第一名胜，皋兰首县县名，也是为了这山而起。山的西面有一高岩，上有五条清泉，水力绝大，溅玉喷珠，飞流迸射，点缀得山中景物越发清奇。山离城甚近，上面更有好几处达官绅富的别墅，飞阁山亭，到处都是。每当春秋佳日，游侣如云，络绎不绝。凡去的人，都要到那五泉之下走走，渐渐把这山名也改叫成了五泉山了。这座古城，北关正对黄河。河对岸也有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座白塔，山名就叫白塔山，虽没皋兰山来得雄迈，一塔耸云，间以琳宫梵宇，倒也显得庄严壮丽。

这时正当前清乾隆初年，因为黄河之水，上面急流骇波，奔涛汹涌，水力绝大，底层尽是浮沙，无法造桥，只逢到塔顶开光之期和一年两次大汛，才由当地绅商集资，雇上廿七条大木筏，用铁链锁连，搭成临时浮桥渡人。平日全仗黄河中特有的平底方头渡船来往载渡，河宽浪急，扁舟斜渡，过河一次至少也得一个多时辰，风不顺时，甚至斜流出二三十里，费时半日不得拢岸。再一不巧，遇上河底忽然拱起的淤沙将船滞住，来去不得，耽搁上

好几天的都有。河既难渡，黄河中的灵异之迹又多，本来船上人个个迷信，加以那条渡口正对白塔，因而附会传说越来越甚。船上忌讳更多，最顺遂时，一天不过五六个来回，不到相当人数或钱数不肯就开，贵贱同舟，流品不一，船常出事。

船人都会水性，每遇上事，胡乱猜疑，硬指触犯河神，借端讹诈，勒索神马香钱，不遂贪囊不止。有时竟故意拿话激动众怒，威逼胁迫无所不至。这还是地当要冲，不敢十分明目张胆，害死人命，客人不过晦气点银钱罢了。一到了上下流隐僻之处，本地人尚可，有那不解事的客商，事先斤斤渡钱，话再一外场，他也不和你多说，给钱就渡，更不计人多少，船到中流，方始端起一副煞神脸子，勒索重资。好一点的，先拿一两个装着同渡的同党一脚踢下河去做榜样，只将客人吓倒，得财便罢。那厉害凶恶的，不是假做船翻使你人财同尽，便是一刀砍死，或是生踢下去喂鲤鱼，凶横已极。有时苦主死里逃生，告到官府，此辈大都浮家浮宅，早已闻风远颺，浊流千里，无殊天险，如何容易拿到？被害的又是异乡行客，资财已失，坐等凶手，官司哪打得起？好在命已保住，只得认个晦气，递张息禀，另打回家主意，免得没被水贼害死，反被官府拖死。官府乐得省事，也就拉倒，因此闹得这些恶船户越来越猖獗，杀人越货之事时有所闻。

内中有一个狠恶的头子，名叫分水蜈蚣夏三黑，不特精通水性，还有一身硬功，乃当地黄河一霸。他当初原是山西大盗，因屡作大案，官府搜拿，风声太紧，逃到兰州，又拜在西关金天观恶道虎爪真人常明元的门下为徒，借他声势，招集徒党，本就无法无天。事有凑巧，新任甘肃巡抚福厚，皇室宗亲，出身纨绔，声色狗马、饮食玩好无一不讲究异常，尤其从小就喜欢武艺。无奈自己是个衣裳架子，又不肯下苦功练习，结果闹了多年，白糟践许多金钱，什么也没学会，家里镖师打手却养下一大堆。这伙人

十有九个是哄着爷玩，除陪同出外无事生风，打个架砸个酒楼戏馆，打完经人央告说合加倍赔钱算是耗财买脸而外，哪有一点真实本领？混到中年，皇室官阶升迁原易，居然外放了甘肃巡抚。西北道上素极荒凉，往往赤地千里，不见人烟。虽当承平时代，盗贼仍常出没，杀人越货时有所闻，于是除原有诸人外，又在各大镖行内添聘了几个号称有名的武师随行保护，长期在抚衙之中护院。

内中有一武师姓何名天胜，跟随福厚多年。因为福厚只有一子，名唤安德，年才十七，从小好武，胜于乃父，每日书本不摸，专以舞弄拳棒为事。在众武师中，因何天胜惯会吹牛拍马，奉承得好，独加青眼，常时同出同入，行动不离。何天胜武艺本来不弱，又巴结上福厚的独养爱子，益发得了主人宠信。众同事见他恃宠骄横，不把人放在眼里，虽然人人侧目，却也只好恨在心里。何天胜渐知众人恨他，势同孤立，江湖上朋友不大好惹，老怕早晚有小鞋穿，自己忘形已惯，一旦间与众随和，又做不到。正打主意，这日忽听人说起常明元现在兰州金天观内居住，他原是常明元昔日门徒，连忙赶去相见。师徒阔别多年，久无音信，一旦他乡聚首，又在互相倚重之时，情感自然格外亲密。不久便引恶道去见福厚，说得乃师武艺人间少有，天下无双。福厚使命与众武师一试。常明元为了证实徒弟之言，巴结贵人，竟坏了江湖规矩，不问青红皂白，概不留情，是动手的全都拜了下风，有的还负了重伤。众人恨他师徒切骨，只是无可奈何。这一来，哪还好意思再混下去？除却少数脸老贪财的当时涎脸托何天胜拜在恶道门下外，余者全行自动告退。何天胜更说这伙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一无用处，怂恿福厚全给遣走。由此恶道时常出入抚院，勾结请托，无恶不作。

夏三黑起初拜在恶道门下，不过是慕他本领高强，借此学些

武艺，一旦遇见劲敌，多一能手相助而已，不想竟能走动官府，又添了一个大力量的师兄，哪不喜出望外？立托乃师引见，拜了师兄，三人勾串一起，益发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被害的人也不知多少，地方官直是无奈何他。

过了一年多，正当声势喧赫，趾高气扬之间，这日夏三黑刚在家中吃罢了午饭，拥着妻妾说笑，忽听手下人报，何武师同了抚台大少爷前来看望。夏三黑因抚台的大少爷竟肯光临，喜得一张黑脸，都涨发了红，忙喊：“少大人来了，你们还不快取新衣服来！”他那妻妾出身小家，一时也慌了手脚，见他还光着脚，各去取一双鞋袜过来。正要抢着代穿，三黑已将身纵起，将柜门上锁一拧，伸手捞起一件衣服便往胳膊上套，刚代他胡乱把鞋袜穿上，又喊：“快拿马褂。”妻妾同声笑道：“马褂你不穿在身上的么？”三黑低头一看，谁说不是？匆忙中也没顾得细看，身上果是一件大襟马褂，并且还是一件棉的，不由暴怒，大骂：“驴球的！你们都是死人，怎连衣服都不会拿？”爱妾一旁撇嘴道：“你自拿的，我当你见少大人是要穿这呢，长衣服不在架上挂着么？”

三黑虽是老江湖，这时满腔势利之见，惟恐得罪贵人，慌慌张张，越忙越乱，闻言方觉出自己糊涂，也不愿和爱妾斗口。见乃妻站在衣架旁边还在张望，回话的人也还在候回音，越发着急，忙把乃妻一推，骂了声：“瞎眼婆娘，少大人走，咱再捶你！”随手抢过架上一件夹纱马褂披上，边扣边往外跑，慌不迭赶到门外，哪还有何天胜和少大人的踪迹？见报信人还跟在后边，不禁气往上撞，骂声：“死驴球的！就不会先请少大人进庄去坐？如今等我不及走了，得罪怎好？”越骂越气，上头一拳，底下就是一腿，打得那下人满面流血，一跤跌倒。还欲再打时，忽听远远田岸上有人喊道：“夏贤弟，怎这时才出来？害得咱们大爷好等。”三黑定睛一看，正是何天胜，前面还有一个穿着华贵的少年，知是少大

人，不顾再打骂下人，连忙迎上前去。

原来安德因常和何天胜在一起闲谈江湖上行径，极喜豪侠人物，便是自己出门，也只何天胜相陪，从来不带一个跟班，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车轿是绝对不坐，如非衣饰华美，谁也看不出他是个贵家公子。这日清早练毕武功，和天胜去至五泉山游玩，行至半山亭左近，忽见亭内有两人坐在那里闲谈，声音甚低，听不清说些甚么。一个生得身長而瘦，面色甚黄，眯缝着一双眼睛。对坐一人，看不见他面貌，背影身材颇似前年被恶道打伤、愤而告退的抚衙武师韩洪。此人跟随福厚护院已有三年，在这群武师当中称得起是头一份，人极和气，谁也不伤，同辈中人都和他交好。只无人知他身世，何天胜初来时和他较武，表面上虽打了个平手，骨子里却是给他留饭。天胜自知敌他不过，假装敷衍，心却忌恨，这次引进恶道，一半也是为了想挤走韩洪之故。就这样韩洪还和恶道打了两个时辰，才被恶道用重手法点倒，伤了左肋。依着福厚心意，还不愿他走，韩洪却有骨气，当晚便留书告退，不辞而别，连川资都没有领。

何天胜在江湖上奔走多年，虽不知他来历，看他行径本领决非常人，别人走都无关紧要，惟独对他却时刻防在心上，怕他寻仇报复。此时见他忽然回到兰州，料知必非无故，幸而他背着脸，没有看见自己，还可寻找恶道早日防备，忙一拉安德，连山也不逛，回身就走。安德哪知就里，便问：“那不是韩武师么？躲他则甚？”天胜低声假说：“韩洪打败丢脸，不欲再见熟人，我们打招呼，反而使他难堪，莫如不理，倒给他留面子。”安德原不懂这些过节，加以韩洪平日又不善于巴结，不大讨人喜欢，闻言也就不谈。天胜便拉他去往金天观看望恶道，好暗商防备之事。谁知到观一问，恶道清早为一富绅请去，尚未回转。

天胜一想，既有恶道相助，又有抚台势力，看那对坐同伴不

似有武功的样子，就算是个能手，我官私两面俱占上风，怕他何来？况他昔日曾说当年做过行商，许改了行当复理旧业也未可知。想到这里便放了心，不再注意，见安德枯坐无聊，又不愿回去，因那里离红土沟子才七八里路，便问安德去否。安德曾听天胜说起夏三黑是个汉子，闻言甚喜，便即一同前往。

到了三黑庄前，见良田沃壤，果树成林，野景甚好，又久候主人不出，便信步往田园中走去。三黑家中佣人虽多，十九乡愚，一听贵人来到，不知如何是好，见主人急匆匆赶出，一不见来客，张口就骂，举拳就打，主人又极凶暴，益发吓得不敢言语，明见来客走开，谁也没说。天胜见他打下人，知必为此，忙出声相唤。三黑才住了手，跑上前去，先请了少大人安，又唱了个喏，没口地说：“小的该死！少大人久等，不要见怪。”

安德见他形态丑恶，举止粗鲁，已觉好笑，再一看他脚上穿的鞋，竟是一样一只，衣服马褂都是绸缎做的，因为式样尺寸无一称身，出来匆忙，钮扣错了次序，又是不曾穿惯，心里再一矜持，足恭过甚，越发显得神情狼狈，丑态百出。旗人最重礼节，讲究穿着，安德生自贵家，几曾见过这等不堪之状？再也忍不住了，竟自大笑起来。三黑先还不知安德因什发笑，但一低头，正看见左脚套上一只抓地虎快鞋，右脚却被爱妾套上从京中新带来的一只大红缎地、上用乌绒挖出云边卐字的官鞋，不但形式不一，连颜色也是异样，料是适才妻妾争来服侍穿着，忙中出错，闹此笑话。再一看身上衣服钮子也有好些个扣错，不禁又羞又忿，忙着想将钮扣改好，不料心急手乱，劲头使得过大，竟将右襟连扣扯裂，拖在地上更不是样子。

安德见他黑脸紫涨，齐耳根变成了猪肝色，手忙脚乱，忙遽神情，益发哈哈大笑不止。何天胜本也好笑，因见三黑已将恼羞成怒，安德还自笑不可抑，知他性情不好，恐野性发作，出了恶

声，忙即住笑转圜道：“我家大爷最喜的英雄本色，不在这穿装打扮上。你又弄不惯这一套，还不到家换去？越随便越好。你既没出门，我们自会到你前院北屋里等你便了。”三黑巴不得有个台阶好走，闻言如释重负，连话也不答，拨转身，迈开大步，嘴里不住骂骂咧咧，飞也似往家中跑去。安德见天胜所谓英雄竟是这等人物，连家中教师们都比不上，又是大笑，又觉失望，本不想入内再坐，经天胜极力怂恿，迫于情面，勉强同入。三黑一个下等水贼，忽然暴富，房舍陈设自多不伦不类，到了安德眼里尽是笑料。坐了一会，三黑怒冲冲走出，见了二人，又把妻妾大骂了一顿，黑脸上青筋暴露，阔口黄牙，吐沫横飞，神情更加丑怪。

安德因他满脸凶横，语声暴戾，几疑不是欲遮前丑，直似冲着来客而发，不但没敢再笑，反倒有些胆怯，坐立不安，彼此问非所答地略说了几句话，便自要走。三黑力说“难得贵人来到我家”，叫人预备最上等的酒席，再四挽留不放。安德急得要哭，最后还是天胜解围，向三黑耳语，说：“安德是大爷脾气，连抚台大人都不强他，既然不愿在此，强留反使不快。再者出来太久，也恐抚台大人寻找。你这番盛意，等我回去和他说好，改日再来便了。”三黑又签订后约。安德急于脱身，许了后天来赴午宴，方得放行，归途先把天胜大埋怨一顿，后日之约，更不必说是不去的了。

三黑当日出乖露丑，已然不快，这一巴结不上，认为安德忒轻贱他，恼羞成怒，心中怀恨，当时震于抚台官威，又碍着妖道师徒情面，未便发作罢了。过了三数日，何天胜因在山亭之内发现旧日伙伴教师韩洪，心中不安，归后又寻恶道常明元商议。常明元也说：“此人武功着实不弱，形迹尤为可疑，此来必非无故。”天胜听了更不放心，暗计三黑命手下党羽到处访查，始终不曾再见，数日未得动静，渐疑韩洪路过经此，也就松懈下去。

这日三黑闲得无事，带了两名恶党，往各渡口查看党羽勤惰，沿着黄河岸边往下流走，连查了六个渡口，天已垂黑。这十八个渡口掌渡的小头目，有的兼管一所小庄院和十来顷田地；有的开上一座客店，备远道来客打尖住宿之用。这种店房，上下流各有三四处，多在离城数十里的镇集中，地当孔道，离河又极近，不害人也能做很好的生意，所以虽是黑店，不是值得一吃而又不走渡口的，从不轻在店中下手。加以三黑号令极严，手下经营得法，对待客人，外表极为公道，行旅称便，谁也不知他们是黑店，渡口贼船的耳目。店中前院住客，后院是店主住家，另给三黑设有一间密室，以充下榻之用。照例三黑巡行到此，如见天晚不愿再往前走，便在这里庄院和客店中住下，遇上高兴，一住十天半月的时候都有。

当日三黑所到之处地名罗沟子，相隔前面渡口有四十多里，离省城已近百里，在十八个渡口，相隔比较最远。管店舟的小头目名叫水狗崔八，力请三黑住下，明早再往前走。三黑因崔妻新产，那地方又极偏僻，来时匆匆，店中无什准备，不如前站金沙渡是个大镇，酒食方便，坚欲前行，便命崔八备上一个生牛皮制的筏子，顺流下驶。崔八拦他不住，只得将皮筏给他打好了气，放在水面。三黑也换上水衣，带了两名恶党坐将上去，手一抖，收了挂钩，筏身便被黄河中的急流催动，箭一般往下流。

黄河中的皮筏，是用许多牛羊皮做成气囊，打好了气，连结一起，浮在水面，囊上铺上木板船篷，人畜行李货物均可安置其上。因河水深浅不一，淤沙涨没无恒，皮筏既轻且浮，借着急浪催动，其行如飞，不会搁浅，更不怕沉没，走得又极快，往上流要走十天半月的途程，归途如乘皮筏，遇上了好风，一日即至，最称稳快。三黑因这类东西只走下游，不能逆流上驶，特地别出心裁，挑选最上等的山羊皮，制成七个梭形的小囊，连成长圆形的

浮子，再用几张熟牛皮缝成一个艇子，中设木架绷紧，搁在上面，用牛筋结好，风帆篙舵无一不备，不用时可以拆卸折叠，甚是便利精致。沿河十渡口，皮筏共有四个，专供他往下流有紧急要事时乘用，到了地头，再用牛马驮回原地。当日原是随便出巡，并无要事，手下党羽俱觉奇怪。

其实三黑也是恶贯满盈，出门之前就已坐立不安，心神烦躁，原意借着巡游会一会手下几个重要头目解闷。谁知连巡了几个渡口都不合适，无意中巡到罗沟子，错过大镇集，又嫌当地荒凉，没有好饮食。他这一赶往金沙渡，却惹下杀身之祸。下筏时，手下党羽俱怕他强横霸道，令出必行，稍一违忤，重则送命，轻则挞辱，谁也没敢劝阻。及至皮筏开行，艇中除了他，还有两名心腹党羽，一名小鱼鹰蔡全，一名铁巴掌牛四，俱是相随多年、助恶行凶、无所不为的水贼。平素和金沙渡口掌渡头目吴勇最好，因见三黑执意要往金沙渡过宿，又没说为什么事，照着往日习惯，这白羊筏子所去之处，必有凶杀之事发生，俱替吴勇担着心，并坐在帆桅之下，脚绊着舵，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这时船行顺风，三黑独坐船头，见黄河落日殷红似血，照得两岸的黄土断崖都成了红色，岸上一派荒凉，更无一点人烟，只有黄流滚滚，急浪翻花，催着皮筏浮沉起伏，疾如奔马，朝前疾驶。不知怎的，越看越觉心烦，偶一回看蔡、牛二人满脸忧郁之状，益发不耐，方要喝问，猛一眼又看见舵前木格上供着的大王牌位和下面所绘的白羊头，不禁心中一动，暗忖：“这白羊筏子不遇大事不出，每次事完必用人血祭神，怎今天会把它忘了？”寻思未已。

蔡全为人粗鲁，忍不住问道：“当家的，今天坐皮筏到金沙渡，敢莫是吴勇兄弟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么？”三黑脱口说了一声：“什么都不为。”蔡、牛二人同声惊讶道：“我们先听当家的要坐筏子

到金沙渡去，以为吴兄弟出了什么事，再不就是来了什么对头。既都不为，事前又没给他一个信，见了吴老兄弟说什么呢？”三黑狞笑道：“我今天也说不清是什么原故，老是心里发烦，毛焦火辣。适才想拿酒解个闷儿，偏到的是罗沟子，极穷的所在，什么都买不出，这才想赶到金沙渡，跟吴兄弟大喝一回。见天不早，这条路又难走，骑牲口和走路都得好半天，算起来，只有皮筏子快，到时天色刚黑不久，就住下来。这都是今半年多河下没出什么事之故，竟把成例忘了。记得我早年在山西河岸上也有过这么一天，心烦发躁，当晚却做了一票好买卖，还杀死了三条人命，打伤一个镖师。今回说不定又是一个好的预兆，吴老兄弟见我皮筏，必要吓上一跳。船桅上的羊角灯不用点了，免得他们老远惊疑，等近前才告诉他们，作为我在城里得信，有一拨好买卖要过金沙渡，算计落在我们店里，因客人扎手，又不过河，怕他们做不翻，特地迎上前来相助。万一真有这么一拨买卖，应我预兆更好。没有，算我听错也不要紧，免得实话实说，坏了我出行的规矩。只你二人如若泄漏，却休怪我不讲情义。”

原来黄河中的水盗迷信甚深，船筏上都奉有一个邪神，这羊角灯算是神灯，最为重要，晚间必须点起，否则便有生事之虞。蔡、牛二人一听不叫点那神灯，不禁又是一怔。牛四想劝说，不点灯犯忌的话还没有出口，三黑刚愎横恣，见他神色不定，吞吞吐吐，错会了意，以为牛四不愿他捣鬼，立时把凶眼睛一瞪怒骂道：“挨球的！这天下是我打的，我要怎样就怎样，只管照我说的话去做，少说废话，不要惹老子生气！”蔡、牛二人见他发怒，哪里还敢开口，双双赔着笑脸，连说是是。三黑方始稍敛怒容，仍向筏头立定，注视前面水程，不时怒目回望。二人知他多疑，吓得一个假作掌舵，一个假作去理帆索，各自分开，不敢再坐在一起了。顺顾下驶筏行绝速，夜月才升不久已离金沙渡口不远。

三黑见前面渡口上，自己的一只渡船从对岸横断河面斜行过来，已将拢岸。这金沙渡是个繁盛镇集，地当官道，吴勇做得甚是谨慎，不值得一吃的决不下手，稍扎手一点的便通风上下游同党，或派党羽尾随到那隐僻之处下手，不动则已，一动必然满载而归，从不放逃一个活口。开着两个黑店在金沙镇上，但是只用来作眼线，从未在店中害过人命，过客无分贫富，都是一律待承。他居心行事虽然阴毒，表面上却似一个极本分善良的商民。有那不常出门、不知利害的官商行旅，无论多难伺候，他都涎着一张笑脸去对付。所管渡船和备客雇用的十二只沙船，他如没看得中你，或是力势不能敌时，全按着正式买卖去做。对待穷人和脚夫车把式等人更善结纳，因此店渡两门名声颇好，真有特意绕些远道前来住店搭渡的。可是当时虽然渡过，只被相中，到了上下游无人之处，依旧吃他了账，真个积恶多端，不在三黑以下。

三黑起初还嫌他做法太文，屡次责骂，要想换人。嗣见别的还有两个大渡口，因为做得太恶，先是劫掠颇多，渐渐闹得行旅裹足，视为畏途，所得日益减少，官府风声也越来越紧，如非新勾结了恶道师徒，恃有抚院奥援，几乎不能再干下去，独他这一处却是声色不动，蒸蒸日上，这才服了他的才干。吴勇为人诡诈多谋，也存有一份私心，见三黑已然钦服，乘机揽权，虽受三黑所囑，却不要三黑干涉他的事情，一面又联络他几个亲近，如蔡、牛二人之类。自来功高见嫉，别的渡口比不过他，十九怀忿，齐向三黑进谗。日子一久，三黑也渐疑他专权自私，只缘所得独多，又加亲近时为周旋，也就含糊过去。来时蔡、牛二人替他担心，即由于此。

三黑也是自己找死，皮筏到时，恰巧与渡船迎头相遇，照例是两下装着不知，不进店不行礼的。蔡全首先抢上筏头，手持钩杆，喊声“借光”，将渡船钩住，请他携带拢岸，另有酬谢。船人